皇清經解續編

白二12
698
222

穀梁大義述十一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述曰王說誤也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者言其可辭之可受之

則不必志也其志不及事也何煩改其爲且乎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譏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東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並也王篇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二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逃曰王以敵也並也解貳字是也其云天子之臣不敢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非也祭伯既朝於魯且不敢與魯君相敵何至與天子相敵乎夫王臣外交則以諸侯敵天子而有二天矣大夫外交則以鄰國並主君而有二君矣所謂貳者自指鄰之君言非指臣之心言（闕孔疏說）亦非指臣之身言也（闕王說）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夏大也大謂大雅大雅翟雉八人爲列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揄曰翟曰鷩曰

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
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
失之矣見禮記
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翟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述曰毛詩右手秉翟又曰値其鷺翿値其鷺羽可知羽舞之
中不僅一翟羽矣故何注公羊又以爲用鴻羽也而王專據
舞夏之文併非樂記及舞師鄭注豈定論乎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
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
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
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
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非謂魯能卑諸侯之僭侈也

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
古厲裂同聲魯語烈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證也譏厲樂者
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述曰尸子謂自天子至諸侯每列皆用八人隱公裁減爲六
人始裂樂矣厲者裂其每佾之數范注固非王說亦未喻尸
子意也
誄不填服　戰不逐奔誄不填服范注來服者不復填厭之引
之謹案誄謂殺戮非特填厭之而已填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
曰我乃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填者假借字耳小
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曰填盡也釋文填徒典反爾雅曰殄
盡也集韻殄或作填是其證也凡從真從彡之字多以聲近而
通說文引詩鄘風彡髮如雲今

詩彣作黮大雅胡寧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是其例也

述曰范疏於聲音訓詁之學而經義因以不明王氏紱之可見古學有所不明卽未足以治經也

苞人民　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眾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捋引取也或作抱捋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卽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子八觀篇大凶則眾有遺苞矣苞卽塗有餓莩之莩說文飽古文作餘從糸聲糸古文孚字匏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竝作桴罬覆車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孚廚也

述曰范注已開後儒臆說之漸不得以此等處無關大義而輕恕之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侅卒傳曰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

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
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傳其曰或曰曰其戰也或曰曰其惡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
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弒公故貶
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
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
作或曰貶之也蓋楊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也而釋
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
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述曰玩此條則王之推檢上下傳疏亦可謂析及秋毫者矣

雖然究非穀梁專家雖細而不切也傳于諸侯之卒屢云月
卒故也曰葬故也月葬故也單舉故字尚可爲句此故字爲
句貶之也爲句豈衍文哉且或曰之中卽多一說字亦于義
無害耳漢人說堯典二字不下三萬言王得毋蹈此譏哉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
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
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
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
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眾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
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經（卷一百零二）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
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

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徵人不知曲直
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
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述曰襄十有四年左傳畏之如雷霆釋文霆本亦作電莊子
天運吾驚之以雷霆釋文霆電也是電霆互訓陸氏猶知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
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
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
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
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
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
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
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哀六年左
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
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
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

述曰隱十一年傳曰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桓元年傳曰元
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與治對治者討其不正正者不待治
也推此則桓二年正與夷之卒十年正終生之卒襄廿有三
年正臧紇之出凡言正者不待治也乃范注不明正字治字
之例於與夷云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於臧
紇云正其有罪是以正字誤治字也故因王伸治字之例而

附辨之

討數曰以賂　三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曰以賂石經討作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曰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曰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述曰王說非也即作計數曰以賂亦不詞良由范注失其句

讀耳經秋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句曰以賂已句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言桓內既弒其君外雖成宋之亂思藉宋賂以免己責而其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者歷三年未止至此猶曰以賂止之也賂者魯之賂注云宋賂非也已音以止也注云已紀也亦非討數者數其成人之亂並將補討其弒隱之罪以多責賂於魯也魯之賂鄭當非一次即齊陳亦當有重賂經但書璧假許田者爲內諱一譏而已且舉其可道者也傳於紀侯之朝明魯之肆行賄賂以補經之缺亦其善於經之一端焉漢書五行志第七上桓元年秋大水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隱痛後宋督弒其君諸

侯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
讐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此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之明徵也
能無日以賂己乎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
正正　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
當也定四年傳蔡昭侯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
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述曰易正乎凶之正自宜作當字解若穀梁正字俱歸正不
正之例食正朔者非朔則不正也正是日者舉朝日之正以
見求之不正也范注楊疏不待釋而自明無煩解爲當也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
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
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
矣師眾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
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
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
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
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眾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
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
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
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

之此鄭之姜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姜也由己姜之謂之病爲人姜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爲公子姜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姜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不任爲將卻見疏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古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蹐矣

述曰此通傳病字例也徐注楊疏未通檢前後傳文各就本處生訓故有此失王通檢而直糾之益見屬辭比事春秋之教嚴矣

其不地於紀也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目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爲其來接於我之屬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戰魯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平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二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愁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

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失者不唯此三事而
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
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
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
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　案月掩日而過謂之
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
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
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
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
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
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
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
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於泓傳非此傳不葬之
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
謂夷之何曰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
其君何以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
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見疏　案楚夷
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
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
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
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小白
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見注　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

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子糾乎 輿恩謹案經前書納糾後書齊國也國如非其國小白何爲殺之乎 人取子糾殺之稱子者明當有述曰王非穀梁專家故其駁鄭君處尙不及劉逢祿之入例說詳評劉申何各條下唯首條破紀爲己乃就公羊爲說係鄭權詞蒙仍从傳作紀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言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甸而言故范注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今本正文及注內甸字皆作甸乃涉上文甸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石經竝作旬釋文曰旬如字十日爲旬一本作甸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甸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

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驗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借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謝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

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已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尙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借唯爲雖之證

述曰說見評齊考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
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
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
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
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
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
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述曰傳文簡嚴元年發傳自可以該末年若二年十年之書
王非元年末年所得包也故不得已復發傳焉王謂末年原
不書王亦可謂善於得閒者已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
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
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
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閔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亦謂閔錄也人之
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
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竝相近
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
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
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
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
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人偶賈子匈奴
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
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

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並與仁同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士仁與士人同

述曰文姜弒桓於義當絕今書夫人孫于齊用公孫于齊之例故曰始仁之見以恩掩義王說是也

躬君　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弒於齊當作君躬弒於齊范注曰魯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於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弒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石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弒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述曰王說非也躬者身也指魯莊公之身也下句使之主婚姻之字即指躬字言若如王說之字何指豈指躬弒於齊之君使主婚姻乎哉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

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述曰王說非也由不得其句讀耳此傳稱人以殺句大夫殺
有罪也句傳之大夫釋經人字此時齊無君則殺無知者大
夫也經不與大夫之專殺故以衆詞書齊人而前之衛人殺
祝吁衛人立晉俱視此例故僖七年疏引此不妨截去大夫
二字王不得其句讀誤恐大夫即指無知故云然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丙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
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爲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
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
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述曰卽衍一之字亦於詞意無害也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
月致月有懼焉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
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
年傳公如句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注也往月致月踰
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述曰此如字非重前之詞卽作若字解可也
天子諸侯勤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勤
堊大夫倉士葴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
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勤堊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
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勤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
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勤堊倉葴皆禮之所有而丹楹

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
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
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
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諸侯之
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不誤御覽居
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
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竝與今本同又
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黝堊卿大夫蒼士黈郎用此傳之文
故知今本之非誤

述曰禮有朱戶無丹楹王氏此說不唯正御覽之失而三代

之禮亦得其正今州縣文廟俱用丹楹非古也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
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
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
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
六引此竝作陳三兵三鼓及今本之誤

述曰此足證唐石經及今本之誤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
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
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
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

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莊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擯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文卽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以謂

之畸焉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述曰王說非傳意也魯何以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非依倚齊桓能若是乎且惟恃之太深故至於一年罷民三時虞利耳不然春秋崇王黜伯何煩以齊桓魯莊斤斤校其優劣哉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晉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述曰此足補阮宮保校勘記之缺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亡故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述曰此曲說也一國者指虢言非指虞言下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固已明明自注王曰此患在一國之謂蒙請更之曰此所謂患在一國之後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不聽其語曰脣亡則齒寒云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亡退而私論也故又終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論則否也當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

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述曰此亦曲說也上諫曰者諫其初假道也下諫曰者諫其復假道也但傳文簡故不舉復假之文以爲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句已足句之耳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家大人曰糜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也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閔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詞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尚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述曰憂固爲勤望亦爲勤毛詩迨其謂之鄭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可見憂爲古訓望未始非古訓也范注就望之憂言之一偏言之均未得其全耳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

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詻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詻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述曰說文哆張口也从口多聲然則寬大者哆之本訓引伸之則爲離散之貌凡事內閉則密外張則疏故疏外齊侯曰哆然也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并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述曰前有此六字者所以譏杞伯及伯姬後有此六字者所以非諸侯者來與魯相見則譏先在杞不獨踰竟之非正也然則前六字之不當刪去亦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答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宇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楊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辭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述曰此足糾徐注之無據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酰爲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予讐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深讐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讐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讐我一至於此也

述曰此說亦曲與字但作待字解言我待女未有過切是待我何其深也語尚平易故里克促之入白明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石經正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歷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歷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述曰王云日食必於朔此未知穀梁之例也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

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借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厤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述曰論語政者正也正在大夫則諸侯失正卽不妨俱讀作政然必歸穀梁正不正之例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

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述曰增一其字有害於詞意去之是也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眾我寡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述曰此足糾范注之失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

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一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述曰何以爲道於義亦通改作信字直成印板文字矣

亡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亡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竝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

范注僖三十一年亡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亡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亡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亡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亡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亡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亡於禮下

述曰穀梁有例卽虛字亦必歸例范注多歧王氏紱之是也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卽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缺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晏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是下闇卽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既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闇闇應明經闇闇卽晉語所謂闇瘖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書高宗諒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从門音聲喪服四制引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述曰劉向穀梁家也故所著說苑其政理篇與穀梁同者卽本穀梁爲說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慎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尼相似右旁之黍隸或作  新莽候鉦重五十七斤七作韓勅碑漆不未鄭固碑造膝俛辭膝作朕或作水解漆作泰辟字右旁之辛或作祝睦碑辟司空府周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頤碑仕辟州郡辟皆作北軍中候辟作朕或作亲古字造與璧通大戴禮保傅篇靈公又相似故膝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璧

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晉公造然變色卽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蹙者促也見小雅之近也考工記小明篇傳近也弓人注蹙謂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瞻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知已賦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梧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勗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願自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諂造膝忠規興恩謹案此見梁書二十七到洽及明山賓傳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吉甫傳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

顏謇訥造膝俛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猶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逃曰校辟作膝是也但後漢延篤傳詭辭密對注引范甯云辟君也唐有作造辟者矣

逃曰楊疏曰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又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

卿孫卿傳魯人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
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大
行於世卽據此魏晉以來十人漢五人而劉向何不在其列
王云范甯外尙有八家特據經典釋文敘錄耳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
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卽位故曰無君
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
齊人殺無知尙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
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
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
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無君之辭

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
書司馬司城是箸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
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故曰無君因書官以見專然則
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
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
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
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
旣稱人以殺以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
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
是理也

述曰以前後異訓責范甯當矣但究非穀梁專家故雖通引

傳例而不得其說也試問欲箸其專擅無君經何爲反書其官乎書官者見不曠其官賢之也傳之通例書名者則稱人以殺爲殺有罪書官者則稱人以殺爲衆辭（隱四年莊十有七年傳文亦無君之辭由無君人之德致衆不德者殺之耳其來奔者放此至來盟者傳曰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若如泰說專權擅國不君其君而以國與之乎與之者賢之也賢之者爲書官也王乃從泰說非但背傳抑亦叛經矣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尒尒古邇字（荀子禮論篇尒則覬哀公篇不可以身尒也楊注並曰尒與邇同斤彭長田君碑紘覆遝尒即遝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竝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迮迮即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蓋古作迮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迮之譌尒古邇字非由迮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末言尒祭仲亡也今本尒譌作介）

遞曰即如王說介古邇字其作介亦由蝕滅而然非譌也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述曰玩傳首于棐林三字則鄭字非衍文明矣

暴彈之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按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滹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

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列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述曰此說先得我心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范注曰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以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弒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禮器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　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

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秦策秦令周取爲楚王曰齊策淖于髡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傅潘崇曰爲字竝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爲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關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

逃曰爲謂二字由來通用王說是也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爲志聲近而譌也楊注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至意當爲志意亦聲近而譌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爲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

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述曰蒙校毛氏汲古閣本亦與此同

季孫行父禿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僂者蕭同侄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在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干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述曰蒙校本引襄廿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之例亦經無其文而發傳者固不得如范脫文之說妄補季孫行父如齊六

字亦不得如王錯簡之說移入二年戰于鞌傳之末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已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惡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字

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述曰此以公羊證穀梁甚確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濼水所經見水經濼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

見爾雅郭注　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　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氏日知錄　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　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述曰王肅之說往往與鄭康成有意爲難而此條則日知錄深信之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傳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帥眾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半右旁口字全

述曰此可補阮宮保校勘記之遺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

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

述曰此足正范注楊疏之誤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竝作薦其義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遺

是大夫張也　襄二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

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述曰大夫張三家張字法前後一例王氏此辯亦可云心苦爲分明矣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

述曰左氏傳王未能定鄭而歸見襄公之九年王氏此說亦本諸左氏也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弒而不書弒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說文作歿古謂以壽終爲得沒魯語曰將壽寵得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弒是不沒其身者也經不書弒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汲形相似而誤耳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遺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

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陸音楊疏誤作焉今據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述曰范注固失王說亦未爲得也有大焉亦有病焉者大諸侯亦病諸侯也非大而足同與者言非大諸侯而足書同圍齊乎然諸侯同罪齊而實不能圍齊也則諸侯亦病矣病其非圍齊也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予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日月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辯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倏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述曰范注以轍訓軌乃以實字作虛字用與王訓循字亦得合也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強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竝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述曰此糾釋文及石經之誤足補校勘記之遺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述曰范注多誤王氏糾之宜矣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邾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

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譕譕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譕管子形勢篇譕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譕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譕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邾公也注曰邾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譕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述曰傳之皆字自指叔孫婼與叔倪言皆魯大夫之謀納昭公者也若宋公佐之稱邾公說見惠氏古義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謂也

述曰范注蓋謂屬古囑字玉篇囑付囑也故范注以爲付囑即語告之也釋文語魚呂反宜去聲讀夫會畢方退諸臣未散何待會之聚之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九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穀梁大義述十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氏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縻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謹案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淑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箸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縻信以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先箸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紬江漢書董仲舒能持論江公訥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注申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蓋何能以胡毋之例正嚴顏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啟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

南菁書院

世傳者絕少 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卽宏農功曹史殷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子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坿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强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敢黨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述曰黨同伐異之見經生俱所不免穀梁之在東漢學已不顯何休欲申公羊乃復從而廢疾之鄭康成之起廢疾非與何氏爲難將以存其學也今公穀二家頒在學宮并無軒輊武進劉申受乃申何難鄭不過自形其黨伐之私於穀梁何加損焉況何休注公羊積思十有七年而劉申受止覃思五日已綴成二卷何其敏也余旣彙鈔衆說固亦不得遺之因條舉件繫於左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雜記疏）

劉難曰据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述曰凡王使無有不言來者如宰咺來歸賵叔服來會葬毛伯來會葬等是言來乃傳例也唯榮叔之歸賵以早而含已晚故去來以譏之何休乃以不言來爲傳例試思除榮叔以外無有不言來者何例之有邵公之說已舛劉氏又從爲之

詞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据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穀梁隱元年疏）

劉申何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義與箋異箋爲正）

述曰穀梁云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詞簡而嚴已明明壓倒左氏公羊二傳故鄭本之以拒何卽劉之何氏解詁箋亦不得不曰穀梁得之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曰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曰　同上　疏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故之文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是也見箋　春秋不以疑辭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　見箋　莊公篇　意如爲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述曰內大夫之卒舊史自皆書日孔子之寓褒貶先於益師無侯及俠等削之穀梁爲發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之例而公子牙仲遂季孫意如等之不宜日卒不待削而自見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也後儒以不削意如之日爲孔子咎孔子受之矣知斷不以存丙申之日爲季孫意如之美也則意如之惡已自著於百世也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害輕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　隱五年疏

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

述曰鄭氏所釋輕重已極分明若入則惡又重於伐矣伐則重於侵侵則輕於伐與公羊精曰伐猶曰侵之例又何異耶

隱公篇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是也王制疏

難曰鄭于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夏殷之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述曰四時皆田不獨周禮左氏亦然劉歆謂周官六國時書左氏亦不足據邾車攻周宣王詩可謂之子于苗非夏田耶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

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桓十三年集解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

述曰于內更不辭龍門之戰出春秋說亦不足信今案傳文紀字不必改也是時齊已謀紀敗績之兵齊爲主與戰之兵紀爲主經書會紀侯則戰紀已明故傳申明之請爲之引其例莊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衞是其例也經書伐衞則戰衞亦明故傳申明之也何云在紀何爲不地然則在衞亦何爲不地乎又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其不地於蔡也亦其例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亦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莊四年集解

難曰論語曰興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

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于經則何取于傳乎

述曰就如劉言爲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則變滅言去其國足矣曷爲大之書大去者經以紀侯之得民而特筆之也且大在紀侯則小在齊侯矣傳之望文爲義確不可易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爾莊六年集解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衞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皆失之

述曰公羊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據公羊之意但以子突稱字爲貴耳若何休之說以突爲王子則春秋書王子虎王

子瑕皆稱名則突是名非字何注已顯與經傳背矣劉向據其說以難穀梁不亦僨乎何以爲稱子則非名豈知突如爲王子則又是名非字乎試於王子虎王子瑕之中橫加一人字猶成詞乎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衞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曰于讐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于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莊九年集解

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强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于義短矣

述曰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是仍襲何休黜周王魯謬說不足辨也若不量强弱萬死不顧一生此匹夫復讐之說也忽而王魯忽而匹夫待魯進退惟心一至於此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莊十八年集解

難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于義爲短述曰說見述例日食篇後代歷法實有夜食者劉氏亦將以不占之說闢之乎鄭云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亦字誤當作不蓋旣不得爲此月朔日又不得屬前月之晦故穀梁特於食晦日食二日外立夜食之例而經不言日不言朔之義始明斯爲善於經也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如譏祭叔當如祭伯井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讐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

述曰穀梁于使繒子來朝云朝不言使而聘則例言使故祭伯之外交經去朝文祭叔之外交經去使文傳例竝無不合之處劉氏未能盡通其例乃謂并宜絕去聘文不亦謬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其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二年集解

難曰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見箋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

春秋之失亂矣

述曰牙莊公母弟亦鄭君權詞牙不去日與季孫意如義同

其說見前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耶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僖九年集解

難曰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爲美乎

述曰扈之盟書甲寅穀梁無傳以今推之蓋仍從內盟之例書日耳至桓盟之例方盛則不日將衰則日之傳云美之者言其極盛也　桓盟不日信在諸侯其與魯特相盟者扈與柯耳本俱從內盟例日因柯爲桓盟起例故傳曰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見盟柯之本宜日也知盟柯之本宜日則無疑于盟扈之書日矣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

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卽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淺深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

以禳異修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述曰穀梁於僖曰閔雨者有志乎民也於文曰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法戒之義已顯此爲言簡義該何氏注公羊多設條例亦不過顯法戒之義耳義豈有更大於法戒者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邱卽散何以美之耶于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僖十四年集解

難曰桓德之衰實始于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楚邱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述曰桓德既衰而諸侯樂城杞于何見之鄭君以季孫聘齊證諸侯之散劉亦無以易此也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僖十八年集解

難曰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于

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于義反矣

述曰宋伐齊爲定亂則經書師救齊爲助亂邪公羊師救齊無傳而何注於狄救齊又善之救者爲善則伐者惡矣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衞所以救齊也　何曰卽伐衞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衞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穀梁爲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衞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同上

難曰狄救齊後未聞衞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衞以救齊是爲諉也伐楚救江無救乎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述曰傳但云伐衞亦以救齊也易所字爲亦字則嘵嘵者可息喙矣又邢人狄人伐衞公羊無傳何注云狄稱人者善能救齊徐疏云謂其上能救齊是以於此進之不謂此時伐衞爲救齊也夫置現在伐衞之曲直不論但以前之救齊而善故稱人春秋有是例乎何注之故爲迂曲大率類此此漢書儒林傳所謂非其本義者也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

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難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

述曰不與楚專釋亦以甚其專執之罪也較公羊說尤爲大義凜然何氏乃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豈知春秋之旨者哉鄭君之說姑就其詞釋之云爾

則眾敗而身傷焉何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六年楚子敗績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眾敗而身傷焉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僖二十二年集解

難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哉所聞

述曰左氏傳云公傷股并在四體偏斷之列則非穀梁一人之創說可知爲當日實事如曰春秋爲之諱故不書宋公敗績不思成十六年楚子鄭師敗績下有鄭師足包楚師故特書楚子而穀梁曰君重于師也今此若沒師文但書宋公敗績則疑於民未敗而君獲與失民之晉侯等轉失當日師敗

事實何得以楚子之敗相難也

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讒鼎折是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僖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交鄰而尚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述曰不敗而不書葬者必自有去葬之由傳例春秋之不葬有三非一端也敗而書葬者其敗或出于不得已非雪見執之恥而又自陷于敗者也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

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
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
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年集解

難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
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
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述曰桓二年經書孔父傳曰字謚也其不名傳曰孔子故宋
也劉亦將曰春秋非孔子家乘乎何注公羊曰賢者不名故
孔父稱字夫仇牧荀息皆賢者何以不稱字乎說見經師梅福傳

葢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
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葢陳也同上年疏

難曰陳納之卽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
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此等無關大義嘵嘵置辨徒詞
費耳

述曰楚之圍陳使納頓子也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
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
伯又何所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述曰傳云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大義原自凜然何休乃引哀元年楚强之例難之是又與於信夷狄之甚者也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接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竝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僖三十年集解）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述曰不叛京師尊王之義莫大于此乃劉曰春秋非爲尊周而作良由黜周王魯謬說牢不可破故也悲夫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蠭猶眾也死而墜者眾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與識違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爲宋

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識何錯之有乎 文三年疏

難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

述曰何休以識爭劉逢祿又以三統之例爭要皆非公羊所有之本義也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釋曰天子于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褻次之賵次之 一作褻則次之賵爲後 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褻之賵之則諸侯相施 一作於 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于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 文五年疏

難曰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褻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

述曰傳云不周事之用也用或作辭 見范注 賵以早而含已晚已之爲言太甚也俱爲不周事之辭言于事均不到也今乃泥定用字併改周爲及以相難固穀梁所不受也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

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集解

難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爲義乎

述曰范云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說非也當從人者微之之例蓋書司馬爲變例則書人亦爲變例凡以見其爲無君之詞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也文五年集解

難曰四年風氏薨後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黷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述曰傳云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因可以見正故用季子來歸之例嘉之而言來鄭君之說亦權詞也

文公篇

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

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宣二年
集解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
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師將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据也
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賁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
者同豈云有賢行得眾乎
述曰劉氏之說徒以成敗論人穀梁之例凡書獲皆不與之
詞也鄭君之說亦屬權詞僖之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
韓獲晉侯傳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則鄭云將帥見獲師敗可知殊失穀梁之旨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卽稱氏爲舉
族而出尹氏卒豈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
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
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
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宣五年
集解
難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辭乎又以爲順齊人
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
繫辭六子之辭獨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眞乃解頤鄭不兼
五子之病乎
述曰唯不立其宗後故崔杼又得復歸經不書復歸者因弒
君削之
宣公篇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
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
善矣然于善則稱君之義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
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　襄十九年疏
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
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
所云不已偪乎
述曰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得命而復固爲善則歸君卽君仍
命往伐亦不爲處其君于非禮劉氏之說誣矣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

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
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
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
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
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
之去衞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　襄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
其背約也專于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
與喜約共弒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徑庭之信以暴君兄之
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豈其重

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儗人不倫莫此爲甚

述曰專爲喜之徒春秋本不盡與之特其去見幾故經書衛侯之弟毅梁以爲織絇鄙終身不言衛左氏亦以爲或勸之仕專曰是昭吾所以出也豈有意暴君兄之過乎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曰郤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

難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

不日今異蔡于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辯晳矣傳略弒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簒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爲正卒于例亂矣

述曰許買既非見弒則其卒自正今劉云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夫衛弒其君完亦書戊申豈同衛于楚以明文實之例耶何謂明辯以晳也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

使若不得其君終昭十一年集解

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聵同文與鄭忽異

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邪若

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

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述曰終者衍字使若不得其君者言楚不得執蔡君但得其

世子云爾于文亦何悖乎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

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

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愁之

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

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焉昭十二年集解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

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述曰準善累而後進之之例則狄之固不僅以伐鮮虞矣蓋

前此矣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之訓詁

鄭君釋云陪臣專强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

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

屬己若更取於他然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諸本皆誤

作范注据定十二年楊疏錄之

難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春秋

述曰夫子辨家邑之制亦因叔孫季孫之討陪臣方得書于春秋觀下經成之用圍以孟氏家臣弗叛孟孫故也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何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哀六年集解

難曰荼之不正以不曰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述曰陽生出奔自與小白同例劉就荼引例故多歧說

哀公篇

附

辛巳有事于太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

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無缺文此釋于義無攷姑存之

述曰此當入宣公篇劉因何休原文無考故附于後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釋曰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雩常雩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穀梁成七年疏引案文義不類姑存之

述曰說見上宣公篇

釋曰雖庶人葬爲雨止王制疏引

述曰此當在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下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月令疏引

述曰孔巽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爲四部也

鄭釋廢疾補誼　穀梁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范甯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配合事同一體所謂無敵豈爲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述曰番禺侯康字君謨著穀梁禮證以此文爲駁五經異義而作然玩范注楊疏兩釋字知爲釋廢疾之文不但駁異義之文也

江陰馮銘校
丹徒陳慶年

穀梁大義述十三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南菁書院

述師說

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　申曰春秋不書公即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禮決之不在長幼也（破范注）桓之弒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弒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弒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述曰傳云讓桓正乎曰不正斷制謹嚴春秋所以始於隱之元年也隱讓而桓弒之乃愈見桓之惡劉說不足辨也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己探
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申曰春秋亦
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周內斷隱爲
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以統天下之義即見此公羊傳說以爲王者奉元試
述曰春秋託始于隱義即見此公羊傳說以爲王者奉元試
問前乎隱後乎隱何君無元何元不可奉而必託始于隱何
也乃劉仍以爲弟一義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　申曰邾子周
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絀之以明黨
惡之誅桓十五年
來朝稱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
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
附齊桓朝周書子
述曰其實邾至莊十六年始進稱子前此書邾儀父又書邾
人皆未爵命之故也劉一則曰退之絀之再則曰復之進之
徒費俛張之說耳
不日其盟渝也　申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
其信乎不日爲渝戎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述曰桓盟不日春秋創例也至以背隱從桓坐戎之罪乃爲
深文周內耳不足以服戎乃欲以閔穀梁乎
宿邑名也　申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
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滕侯不日常例不名不葬以明
慕化之輕重云
述曰以宿爲國公羊并無明文何注欲起隱八年王魯謬說

見衛男
卒注　故以此衛爲國劉乃從而和之豈非沿譌襲謬者乎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銜命之禮如譏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加王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述曰唯朝不言使故去其朝文聘例言使故但去使文不待去聘也公羊以爲來奔義亦通但不得以非穀梁也

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彊王義不以難邇我國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向

述曰不以難邇我國本穀梁義但春秋強王終嫌襲何休謬說耳春秋諱敗但言戰然不言外敗則內敗可知今劉氏改書伐我西鄙圍向無論向不在鄙已屬失實且但言圍則入之實沒而不見矣不更失實乎豈深於春秋者乎

苟爲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申曰卽使向爲我邑春秋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述曰入極雖在後而入極之志則在先此春秋誅意之法也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楊士勛爲左氏所惑失傳意矣　者滅同姓貶也　申曰極果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述曰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以爲盛伯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公羊經作成傳作盛謂諱魯滅同姓託言降于齊師無論失實且莊八年見滅至文十二年書來奔中

隔七十一年公羊之謬不待辯而自明劉仍以爲重書復辭極當如之謂之何哉

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申曰紀本微國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蓋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之誼富哉言矣

述曰公羊譏不親迎亦未當不欲著親迎之禮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既以國氏爲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既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精安能知之

述曰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禮顯稱主人乃公羊云無母辭窮以自文其說不過公羊一家之言耳劉乃以繩穀梁不思自魯言之則進之以國氏自紀言之則逆之道微無足道穀梁未嘗自相矛盾也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述曰兩舉或曰豈非疑事毋質之禮與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申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缺不具范以正爲承嫡并失穀

梁之意

述曰范注之失蒙亦云然見述例諸侯卒葬條何君所詳用力勤矣惜多非公羊本義耳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注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申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廢百其失則亂矣

述曰穀梁之例卒以日爲正葬以時爲正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七月則歷三時矣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則歷二時矣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歷一時矣準諸禮而無不合何謂舉一廢百乎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

申曰昔嘗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菽者也莊子曰名逃祖母　余從舅詩書夏時義例五經小學多從受之　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述曰鄭康成云穀梁在公羊之先所引傳曰以今推之諒爲出自子夏而公羊亦得傳之耳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申曰其爲尸俊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俊歟不可白也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述曰傳引之以廣異義原不以爲定論也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疆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據無侯卒不稱公子　申曰無侯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

貶之也俠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不成爲君也按隱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之者託賢君行恩禮于大夫驅命大夫書曰書氏俠未命不曰不氏皆正也無俠命矣據帥師公羊例將卑師衆稱帥將尊師衆稱某帥師不曰不氏故貶之也益師命矣氏而不曰遠也穀梁以爲惡非是見難篇曰不爵命曰先君之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述曰劉云隱弒賊不討無臣子今驅稱公子則是有大夫也且何注以有託王于魯謬說凡于經文實事皆百計託之使虛此亦云託賢君行恩禮亦未免誤用其心思已夫驅稱公子先公之子也不可曰先君之大夫平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范注滕不與嫡俱行非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待年可也禮無聘媵之道況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槩曰無足道失之范據莒慶言逆不知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姬以見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之禮范并失傳意

述曰范失傳意是矣夫嫡媵本宜偕行今卽後行紀當無有不來逆者但微者爾傳故云然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緣秦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文稱侯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祿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法宋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宿男是也方進之以次國之封何嘗責其用狄道乎

述曰滕爵書侯而公羊謂之微國爲之說曰貴賤不嫌同號其爲遁詞已見何注緣而飾之劉更張而大之以非穀梁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也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未能同盟而槩得書卒于所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爵楊士勛證前盟宿爲邑名此乃爲微國恐穀梁雖廢疾尚不至此

述曰就如劉言滕微國舊史本不書卒孔子因其子于隱十一年來朝而特筆卒之舊史隱十一年亦但書滕子孔子因其來朝而特筆侯之且併其父卒而亦侯之驟進二等竝褒二代以是爲託王于魯之意然也然乎不然乎曰公羊之意本不然也公羊以微國釋滕侯之不名而又恐微國之無解于稱侯也則曰貴賤不嫌同號而已至宿男卒并無傳乃何注緣而飾之劉更張而大之以非穀梁由滕侯并及宿男而不知併非公羊本義也

外盟不日　申曰于例不通

述曰義見述例外盟篇

月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于辭多不可知安得爲善于經乎

述曰何氏之例卽別大國小國亦未嘗不亂亦多不可知卽以滕與宿言之同爲微國而滕侯卒不日宿男卒書辛亥何注亦未嘗較日與不日之所以然也若穀梁之說則滕侯以用狄道故不日何亂之有月葬故也對時葬之正而言當文自見

可言公及大夫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據經文言之其義例未著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侯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死難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例卽未免于亂傳據經文此穀梁所以爲善

述曰別有起文例卽未免于亂傳據經文此穀梁所以爲善于經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愼云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甯所未詳

述曰范甯不知古義公羊舊說亦云天子無下聘之義見述例聘篇

隱之不爲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申曰俠爲未命大夫春秋假以明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穀梁槩以成公意爲說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通矣

述曰柔自未命俠自不命若溺則貶也義各有當也公羊槩以爲未命則莊三年會讎之義不見矣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申曰穀梁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辭多近公羊而意甚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

述曰穀梁內不言戰爲尊者諱也故爲內諱敗亦曰內不言戰前後義例謹嚴公羊以春王爲文王遂啟注家託王謬說而劉反恐穀梁之亂眞烏乎託王耳眞云乎哉久假不歸矣

日入惡入者也郠國也　申曰惡入之義不待日而著也入輕于滅其例時月而已郠爲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君詳之

述曰穀梁之例入者內弗受也同爲內弗受而自入者言之則有惡有不惡故有日有不日何謂不待日而著耶

犨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申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于廟與穀鄧異文著加侯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鄧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說乎

述曰穀鄧至有先後滕薛至無先後故穀梁云然若劉說且非公羊本義況經乎公羊云其兼言之何微國也夫滕薛不微于穀鄧穀鄧何不兼言乎如劉說當云滕薛同爲侯爵故

同日廟受穀伯鄧侯爵異故不同日廟受然此乃左氏爭長之義也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注明隱宜立　申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讓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卽位矣

述曰隱不行卽位之禮而其宜立則于元年有正見之此穀梁之善于經也劉以實不行者而云宜立則當書想其說公羊大率類此耳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弒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述曰正督例桓公羊併無此說乃劉說耳劉亦未明穀梁之例穀梁正不正之例最嚴督之惡不可云正之當云治之傳云元年有王所以正隱也又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治者治其不正正者不待治也此春秋所以一字不容假也惟與夷非以不正見弒故此年書王以正之

父字謚也　申曰以字爲謚安得此言謚衍也

述曰段玉裁經韻樓集云或曰少牢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此何說也曰其說在左氏穀梁氏矣左傳隱公七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命之以字　句絕之字依少牢注補　爲展氏按衆仲以謚族合一之理對公諸侯之於大夫命其以字爲謚又命以謚爲族然則族於謚卽族

於字也春秋大夫氏於字者皆以字爲謚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展其字也展之卒在春秋前當以展爲謚矣故于此卽命以爲氏也今本史記集解引鄭駁許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氏乃聲誤耳而朱晦翁陸貞山傅士凱顧亭林陳芳林皆是此誤字謂作謚有誤如其言則鄭云族者氏之別名左傳旣云爲氏矣因以爲族四字不成贅語乎魯哀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注云誄叙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且字段氏且字有攷以爲之謚夫仲尼字也單言尼父且字也以且字爲謚則孔子謚尼父矣其子孫雖氏尼可也子思不氏尼者公命以尼爲謚未命以尼爲氏也孔子謚尼矣故漢封孔子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不敢捨尼爲謚也春秋經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曰孔父字謚也字謚云者謂以字爲謚孔子固氏於祖謚也今本穀梁作孔氏父字謚也衍一氏字尙可通乎今人但知氏於字而以字爲謚之禮鮮有知者杜注左傳失其句絕諸侯以字爲句爲謚因以爲族爲句不學之過也穀梁曰孔父字謚也又曰南氏姓也句例正同氏姓者以氏爲姓　今案孔父字謚也當從段說以上氏字爲衍不得如劉說以下謚字爲衍也劉墨守何注未及博攷三傳師說故云然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申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述曰何注以孔父不名爲賢夫仇牧荀息皆賢也又何以名

乎恐劉亦不能爲之說也遑非穀梁乎

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申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述曰成弒逆之亂惡莫大焉卽非弒逆如桓者亦應無遺也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

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申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著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

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

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

進絀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述曰何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

莫大焉故封之百里信如何言是封建又自周天子出也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

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述曰隱非不遠之也但自不致爾桓多會而云無會猶之現

致而云無致皆所以治桓也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

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邵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

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曰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

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并非魯志

述曰爻詞周公所作曰閑輿衛乃周公之言非孔子言也至

卦氣更流於讖緯矣劉不信周禮而信卦氣之說徒取其便

于己耳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不道是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殺稱人之例而以稱人爲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罪從葬別之得爲善于經乎

述曰罪莫大於弒君故殺有罪稱人與討賊同文此不刊之例也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于我故弗與使也　申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瞽說矣使魯爲媒何不正之有

述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經明有稱主人者公羊以無母釋之此一家之言耳穀梁以爲下遂逆于紀不復反命故不正其以大事卽謀于我也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申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述曰公羊並不知有桓無王之義何注襲穀梁大義而小變其說劉反是何非穀梁曷不思飲水知源之義乎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述曰鄭康成以微子比衞侯之弟專劉讖其儗不于倫何注以伊尹比祭仲豈其倫哉仲之爲字爲名論終未定要不如孔父之確爲字也祭仲之惡千秋自有公論豈穀梁子一人

之私惡哉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衞

朔賮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是杞伯杞子忽矣

述曰傳以下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此不稱世子故明之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

未知何時入之

述曰此劉敞所指爲俗師附益者也豈知穀梁條例足以包

公羊何用取以入穀梁哉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

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

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略例偏戰日疑戰月疑魯人語詐齊人語與公

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述曰公羊謂此與宋戰穀梁謂與鄭戰要皆偏戰也夫與鄭

不和何以見其必爲詐戰耶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

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

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述曰公羊成三年傳云聘而言盟尋舊盟也此自公羊例爾

穀梁則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皆不

日其聘而求盟者見成三年爲後定故日其例亦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災不志范注以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敬也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丕刑于朕孫其與鼷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如桓故罕見之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徒緩其期而易之粟神其不吐之乎穀梁所爲敬君子譏其不知務矣

述曰御廩之災既不若西宮災之爲禰廟又不若桓僖災之爲遠廟竝不若雉門及兩觀災之在公宮故可不志爲嘗志也嘗時祭亦不志以米易災之餘而嘗故兼志之如公羊說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如猶三望之例而經不書猶嘗則公羊之說非也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申曰此古訓與不責坊淫之法不示篡弒之戒不申復讎之義引喻失當愛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述曰劉氏所云三者知義仁足以包之且穀梁於隱桓俱述此訓所以爲萬世法非專爲一人言也何蔽之有

桓公篇

紀國也邾鄫邿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鄫邿注此國以三言爲名

申曰不傳復讎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述曰於餘邱以三言爲名邾鄫邿亦以三言爲名何不辭之有上不言及下不言于者以經有脫文故兩解之

以鄫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申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

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言出奔宋以自鄫也舍是不書矣此何以書乎宜問不問眞廢疾矣

述曰左氏云紀于是乎始判與穀梁同至復讎之說公羊一家之言乃欲强人從之不亦誣乎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申曰失經意甚焉

述曰但與公羊何注說異爾遽謂之失經意乎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申曰不名使若偏受盟也以無君故不沒公可也不名大夫何哉范以君前臣名解之豈以鄰國之君非君乎糾不言子則不嫌于齊大夫伉矣

述曰盟于暨齊大夫無空國偏至之理使若云者不其失實乎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申曰既曰亡辭曰不復見又曰未失其國家以往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述曰范注謂自遷者兩例可知

次止也畏我也　申曰畏猶威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述曰畏我可也威我不可也徒以別外內之故而欲使內受制于外可乎且凡次皆爲有畏又何煩別外內乎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申曰脫氏人子三等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述曰七等自在經文穀梁略舉之以見例所以爲簡而該也且專于此言進退幾於舞文矣

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注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申曰內不出主名微者也傳失其例如以魯宜讐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述曰公且不讐襄何更讐桓春秋因諸侯之疑而見正焉故于此沒公也若如劉說諸侯之君俱在同欲尊齊爲伯公既不往又不使大夫往而但命微者往會非人情無是理也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自亂其例

述曰公羊僖四年傳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案公羊以陳袁濤塗辟軍之道齊桓執之明明伯討乃經不書齊侯而書人公羊又謂齊桓不修其師是襲穀梁貶爵稱人之例矣然則公羊雖傳稱人稱侯之別亦未嘗不自亂其例也

此謂狎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述曰穀梁上云其猶存遂也是與遂得殺之下云此謂狎敵也是兼譏齊言簡義該如此

賤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

不日數渝惡之也　申曰書媵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渝盟正以齊宋之

不信著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述曰遂者繼事之辭耳公羊必曰大夫無遂事劉之此申凡以發明此句也穀梁之說較爲直截可從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述曰公羊云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公羊明云曹無赤乃何注云使若曹伯死謚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忽分赤與郭公爲二而曹又有赤顯背公羊說已岐矣至劉又云著其盜國以郭公而盜曹國失地于郭得國于曹而經爲之書歸則岐之中又有岐焉世有楊朱當爲之痛哭劉又誤解外歸之義見述師說徐乾注

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當云鼓于社用牲

述曰左氏亦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知非穀梁一家之言矣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親迎恒事不志不親迎于紀履緰一譏焉爾此不卒蓋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起文

述曰何注會洮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徐疏曰嫁於大夫者則不服而下杞伯姬來疏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是疏以此歸于杞之伯姬爲公女會于洮之伯姬爲公姊妹乃二

人也劉乃合爲一人豈未見公羊疏耶卽曰其說不可從亦當先駁公羊疏而後及穀梁傳況穀梁傳并無可駁也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申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亡君出何賢臣之眾乎

述曰公羊云爲曹羈諱穀梁爲曹羈崇一也但公羊之大夫則眾中有曹羈穀梁之大夫則專指曹羈禮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傳卽不分大國小國然亦安見其必謂命于天子耶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曰實齊侯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

述曰經書獻捷卽齊侯自來亦豈親獻固必有使矣公羊以爲威我知斷無託王之說劉乃改爲驕我如見其肺肝矣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申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失之

述曰子赤之故不日已見此書子卒之始見其非以不正見弒故加日以正之

盟納季子也　申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妄也

述曰左氏傳亦望文生義邪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申曰豈君臣之義乎

述曰公羊成二年亦云君不使乎大夫

莊公篇

述曰盟納季子以下乃閔公元二年事今劉曰莊公篇是不

數閔公也

惡公子之紿　申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惡紿江熙云傳或失之

述曰疑戰者不約戰日矣約戰日而不用士卒二人相搏故經書獲傳惡紿乃江熙不信相搏之說故非傳而范從之楊疏已云乃是范失非傳失矣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申曰如爲桓諱當于薨夷時去姜述曰薨夷時書齊人以歸傳例以者不以者也見不與齊桓以殺也至此仍爲之諱傳云或曰原非定論也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申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述曰春秋嚴內外之防尊屈完名不正也穀梁謂權在屈完而卽斷之曰則是正乎曰不正大義凜然矣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申曰公羊云再言盟喜服楚也述曰公羊云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張皇太過穀梁得進退之宜矣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也內師也　申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述曰文承齊人執濤塗之下故發此傳若據不出主名之例遂以同盟于幽不出公爲內之微者辨見前

有二事焉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鄭君云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

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申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强分會大
伐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難曰致伐
者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
服者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述曰公羊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今案楚子叛盟
于何見之乃何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影射
已甚且楚之未盡服穀梁于盟時已見之故云齊桓之得志
僅矣劉乃云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者是瞽說也
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申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
以力服人所以彊伯義

述曰逃自當伐何又責伯者以力服人乎書闔以甚鄭伯之
罪耳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申曰下書齊人伐鄭則鄭未
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偵矣
述曰但以罪之當討大之不論服與未服也以尊內也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申曰未葬當稱子某此爲桓諱
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述曰宋公禦說卒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劉易之
云爲桓會故不書葬而變文輾轉附會不憚易其本義往往
如此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申曰未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

著之矣

述曰其君之子他處不再見則特筆也故穀梁云然不得以

未葬通稱子某例之

申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夷吾

罪累上自亂其例平鄭父之篡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述曰此與里克同里克傳云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仍與殺無罪之例未嘗亂也

諸侯時卒惡之也　申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述曰經本不別大小國故卒葬一例書之日卒爲正則時卒

不正故曰惡之也詳見述例諸侯卒葬篇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

人者也　申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

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

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

敗乎人也

述曰此泓戰實楚子于何見之日事遇晦曰晦遇朔曰朔此

自常例乃成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穀梁左

氏同乃公羊分晦與戰爲二云記異則晝晦也此但一家之

說耳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申曰春秋惡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述曰此公羊賢宋襄之說所引申也春秋即惡戰豈俾敗乎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申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述曰穀梁荀卿之師也劉不知此宜有是言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申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以爲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取利亦非報惡也誤以爲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述曰劉方云春秋惡戰之書乃于宋襄之戰不惟不之惡而反固與之可知其爲公羊一家之言非春秋之旨也

公之追之非正也　申曰以禦寇爲非正失之

述曰寇已退矣無待禦也而復追之以爲非正春秋惡戰之旨也

再稱晉侯忌也　申曰稱侯非貶文也

述曰經不書晉侯侵曹遂伐衞而再稱晉侯故穀梁云然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申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也此蓋諱助楚戍衞壅遏晉兵故辭繁不殺使若戍爲善文傳者俱失之

述曰何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亦可以劉說駁之言不卒戍則罪狀見矣不在不日也下更迂曲不可從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注公子啟魯大夫疏舊解云子啟卽公子偃啟書日者無罪今買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　申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日

何也四字在不卒之上公子僖日四字乃舊注傳寫誤脫傳文四字而以注文四字羼入之

述曰此劉敞所指爲經本錯迕者其謂舊解近之者徒以舊解用公羊何注說耳遂謂傳文脫不日何也四字而以公子僖日四字係舊注鑿鑿如見不亦妄乎

入者內不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申曰不著稱侯之義非也何君詳之

述曰公羊以稱侯爲伯討此時晉之伯未著也又曰曹伯甚惡不可以一罪言則下又何以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乎乃何注又謂其能悔過從伯者征伐委曲彌縫徒形佾張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難與辨是非矣

述曰穀梁之是非不繆于經故鄭康成獨許其善于經也劉謂難與辨是非誰其信之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見難篇　申曰此緣成十三年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述曰本成十三年經義而說爲不叛京師其義正矣何誤解之有餘見前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申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以致失問經言敗某師者眾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藝論稱穀梁親受子夏釋廢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意說也

述曰如劉乃意說也狄秦之說公羊亦同穀梁卽誤衍一師字并未大背狄秦之義

僖公篇

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　申曰于例失傳于文不辭

述曰楚以夷狄漸進于中國故以本不日者而日之蔡以中國漸及于夷狄故以本宜日者而不日義可互證劉于蔡弒其君固之下嘵嘵不已惜無以此告之者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申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尊內也不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是經師家言君不會大夫內大夫可以盟外諸侯以經多諱

公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諸侯盟于首戴微示之故公羊師說不言內大夫可以盟諸侯也

述曰託王之說乃亂之甚者穀梁但尊內故云然若亦託王則傳例王臣無下聘之義轉不可會諸侯矣劉未悉穀梁之例徒費詞爾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申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述曰徐邈注穀梁亦用公羊下娶之說楊疏駁之曰天子得下娶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

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申曰不以日月加于伐邾之上者知公羊之義爲長若譏再取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邾取防自以一月再取著之不足以難也

述曰公羊云使若他人之取邑如莒人伐紀取牟婁宋人取長葛之等亦從無書日者是豪無引證也穀梁之說猶可引取邾取防爲證較公羊爲長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申曰鄭釋廢疾又以不名爲無君皆游辭也誤緣傳例兩下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并稱國是其義也

述曰兩下相殺不得言其楊疏之說大義凜然洵足羽翼傳文發明經旨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注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申曰傳失致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疏不從逆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述曰易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又云天尊地卑知穀梁之說直上接孔子之言矣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申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得之

述曰公穀同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則之魯者別無黨類可知故云直敗一人之辭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注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　申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爲諱則宋襄之爲矣

述曰宋襄公羊所深許者也劉治公羊思以易三傳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今乃曰則宋襄之爲知其甯叛公羊不叛何注矣何注多出于公羊之外也

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申曰以此貶郤克設納事成反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著誅亂之文趙鞅是也

述曰經書晉人貶晉君也傳斥郤克貶郤克卽貶晉君也設納事成則貶之愈甚矣公羊以爲大夫不得專廢置君豈郤克不奉晉君之命而專兵柄乎如奉君命在郤克意中未嘗不自謂誅亂可著于春秋及至邾之城下然後屈于立長之義故曰何知之晚責其不早達之晉君也卽其還也穀梁之義猶必壇帷復命于介故經不書乃還專廢置君郤克能受此貶乎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申曰以高子爲不以齊侯使之以華孫爲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述曰公羊此經下無傳何注以內娶說之亦一家之言耳左氏傳且以書司馬爲貴之劉能盡紲之以崇何注乎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申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國與之得不爲大惡乎不諱何也

述曰來盟從無言及者此二句疑爲衍文不敢强爲之說

文公篇

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申曰貶盾言師者惡盾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也以爲大其事著其美于辭枝矣

述曰伐鄭所以救陳故書會之地以美之春秋不豫逆人之惡方書救陳而又惡其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是逆探下經弒君之惡而言反置救陳之舉于不論矣

穿弒也　申曰不傳復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述曰春秋豈有意與史文爲異哉卽公羊復見之例不過明盾之不討賊耳穀梁不傳此例而不討賊之義具見亦何害也況弒君之不復見者止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三人餘多復見者公羊及何注異說紛紛適形辭費耳

不肯者可以肯也　申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述曰公羊文實之例幾等春秋于舞文之吏先儒非之者多矣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申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譏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爲與君接昏恐并失傳意

述曰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此嫁于諸侯者今叔姬嫁于大夫故不書歸乃經亦不書逆女而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故傳云不與夫婦之稱也劉謂不正其接內爲譏外取以非范注則當矣

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申曰爲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著夫婦之別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述曰譏無別亦當文見矣

此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申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述曰將卑師衆曰師見隱五年衛師入郛傳通檢穀梁無將尊師少稱將句此楊士勛以意推之耳今劉獨據此句以相難蒙譏其入穀梁未深不于此益信乎

其曰未踰竟也　申曰例亂不可理矣

述曰說見述例諸侯卒葬條下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申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我何也

述曰此先致公而後書歸穀梁有例矣成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是其例也劉于穀梁入之不深宜有是言

曰其事敗也　申曰既傳疑戰不曰則亦知偏戰者曰矣又云敗績書曰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曰在戰不在敗也

述曰曰其戰則敗或不見曰其敗則戰自見傳特於此發例凡偏戰皆可該也互見評齊考證篇卷十二下

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申曰卽如其說當移夏五

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述曰何注公羊其前後牽涉者不知凡幾令乃苛繩穀梁不知經非書歸父之反也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宣精豈可爲矇瞍道哉

述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者不與其專殺也故此云矯王命以殺之而君乃不失爲君矣

宣公篇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得之

述曰闕

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惡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申曰悉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述曰悉固當文自見日亦偏戰常例兩引或曰俱非定論蓋仍日其敗也

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申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述曰但焚其茨耳未得入雍門也

今之屈向之驕也　申曰正以公失其所著嬰齊之驕乃云嬰齊屈服公得其所嗜說也

述曰今之屈非嬰齊自屈乃春秋屈之以尊內也固與公羊
貶焉之說不異也
以成公爲無譏矣　申曰桓弒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
周公東鄉魯公配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聽之天災御
廩著矣宣弒赤卽不爲赤廟不敢不以赤祔于僖也宣廟成
祫禘與赤同序昭穆焉祝曰曾孫某薦大事于皇祖周公王
考某甫王考宣公神保是饗不喪七世雖無祖可也無天可
也明哉明哉生也不辰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曰蔡世
子友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曰鄫世子巫雖揚父之
惡救國之滅可也是子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
周公之後而桓廟旣毀祫不序焉宣廟旣燬主不立焉斯爲

救災以實爾無譏云乎哉
述曰何此注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
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劉乃張而大之并
不從其成公幼少之說其實公羊傳亦云廟災三日哭禮也
則亦以成公爲無譏也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申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
以爲常乎
述曰壅河三日經無其事何所起乎況壅河三日尤當書日
以起之何注不可從也如何注當梁山日沙鹿不日
鄟國也　申曰邾之邑也
述曰上年冬邾子同盟于蟲牢此年夏邾子來朝以取鄟爲

邾邑吾不信也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申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見微知著則隱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之後乃使卿致聘猶不敢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聘問常事于伯姬特著之錄貞信之儀則爲父母之榮懷葛覃之言并失傳意又以爲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注以內稱爲稱使經例內言如卽使文不書致女于宋安得引告糴于齊之例又失傳意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書也詳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述曰如宋公親迎尤當以賢伯姬故備書之夫納幣致女如劉說皆常事也且爲伯姬特著之豈有親迎大禮反從常事不書者此劉說之自相矛盾也卽經之不書逆知是逆者微無足道與紀伯姬等同但他女不致而獨致宋伯姬者賢也則詳不正之事正所以賢伯姬何窮之有與下三媵互見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申曰共平皆無失德伯姬忠貞盡禮得所莫尚焉加如傳所云非聖人繫邶鄘柏舟於二南之義也

述曰此與上傳互相發明伯姬以不得其所愈見其賢故爲

之備詳納幣致女來媵之事十有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穀梁傳云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皆共公失德之證卽伯姬不得其所之證共公之失德在三媵伯姬之失所亦在三媵而詳之者經以賢伯姬也

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注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申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當云執鄭伯若欒書以鄭伯伐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也緣經師所傳有爲尊親賢者諱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故公羊第曰爲尊親賢者諱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

述曰春秋親魯因推及兄弟之國于理不嫌也前執而此伐之于事亦不嫌也爲以鄭伯故不言戰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曰歸父亦仲遂子何以言公孫乎

述曰楊疏已引而釋之矣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申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伯討之義矣

述曰孟子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明王道何伯討之有

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　申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矣

述曰穀梁之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故也時卒惡之也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危不得葬也最爲謹嚴劉未及深悉故云然耳至共公之不葬已于月卒見之卽何注亦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然則何亦失之野歟

君重于師也　申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述曰經書楚子鄭師敗績若無鄭師而但言楚子敗績則不辭矣何休據此以難宋襄身傷之說劉又據此以難晉侯華元見獲之說皆非所據而據焉者也

自某歸次之　申曰自者著有力爾非善之次也

述曰能得所寓國之力助卽善之次也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申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爲卒婼乎

述曰嬰齊待命之說亦公羊一家之言非可以律穀梁也昭孫于齊永無返期更非所以例成公也

成公篇

其曰衞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注衞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申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先晉宋主惡也稱甯殖將尊師少之例也

述曰隱一年傳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此傳稱于前事亦此志也均以示誡豈許其以惡報惡哉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申曰喜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

僑盟故使大夫盟之與溴梁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此傳云私盟溴梁傳又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枝矣案此在宋之盟劉云溴梁誤

述曰卽喜服陳亦當謹履霜之漸穀梁志失正之始大義凜然若溴梁之盟正堅冰之至也至宋之盟乃因經書諸侯之大夫示反正之幾與聖經若合符節恐諸賢不能贊一詞何論餘子

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申曰不知爲滅鄫起文瞽矣

述曰四年公羊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何注定弋莒女也無論左氏及穀梁作定姒固非莒女且莒未聞其爲弋姓也劉往往以一家之言繩三傳卽非瞽亦狂耳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人　申曰習其文而不得其說猶弗習也

述曰此亦書孔父之義豈黜周王魯卽得其說乎

不致恥不能据鄭也　申曰恥不能据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羊例當致伐非也何氏得之

述曰何注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今案何說亦未爲得也穆姜者成公之母襄公之祖母祖母暮服禮諸侯絕暮則不爲穆姜服矣何注好牽引前後經文此則其謬之顯然者公羊疏云惡其母服未期親自用兵踵謬沿譌一何可咲禮曾子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襄卽爲三年之喪亦不譏也會又會外之也　申曰不發于成十五年鍾離而誤以吳人鄫

人爲不殊吳則習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述曰鍾離之會并無繒人傳明云會又會外之也唯襄五年戚之會經書吳人繒人穀梁無傳范注繒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今誤以范注爲傳文又誤以戚會爲鍾離豈惟不深于傳義亦并不撿乎傳文率爾肆譏野哉劉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申曰公羊例賤者窮諸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失傳意矣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述曰范注刪一人字但曰鄭殺其大夫即不至啟劉之議若兩下相殺而書國殺其大夫是長亂也故范注云不得言其最足破公羊之說劉欲亦以惡君失政解之而兩下相殺之跡反不見矣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申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何爲書乎

述曰范注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今案范意爲下救部入鄆起也以此推之圍成亦爲公救成起圍桃圍防亦爲同圍齊起如公羊例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則成世爲孟氏邑防世爲臧氏邑未聞爲齊所取又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則伐而言圍其非取邑之辭昭然察矣

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申曰正上

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搆怨

述曰卽公羊亦以爲抑齊之亟伐魯則此乃報怨非搆怨也

齊至是不加兵于魯者七年何危之有且安見同圍齊之實未爲得也

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申曰此傳屬上軋危也范誤移經漸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水則不日惡盟爲贅矣

述曰劉說極是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軋辭也語氣方完但軋字仍當訓爲委曲言致伐齊者委曲爲邾事之辭也訓軋爲危未免與上數句不貫矣

傳軋辭也注軋委曲俱屬上范本原不誤下注隨漸水言取邾田之多以解經文取邾田自漸水自字作疏者誤認委曲隨三字爲連文遂并移傳于下耳

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邊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注

亡其有罪必不見容

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大惡也范失傳意

述曰劉說亦是范并未明傳申治字正字之例隱十有一年

曰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桓元年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此正臧孫紇之出與正與夷之卒正曹伯終生之卒同例不言治也今云正其有罪傳例淆矣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申曰約左氏爲言非體也范邵併失傳意

述曰公羊桓十有一年亦載先鄭伯通乎鄫夫人事然則亦

非體也　申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述曰爲中國諱乃何注之言也若公羊之言則在鄭伯髡原下彼經不書弒以其志從中國故賢之而爲之諱今蔡景既書弒矣亦何賢乎蔡景而何注云爲之諱乎公羊之例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未聞通爲中國諱也若穀梁之例爲親者諱疾鄭固兄弟之國見成公篇蔡亦兄弟之國故傳云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襄公篇

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申曰不傳稱人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宋本取作大題而改題楚莊王非也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師誤發于此爾

述曰何注以此爲伯討爲義兵是楚靈以弒君之賊竊據大國即得專此名也春秋不與其殺蔡侯亦不與其殺慶封穀梁引孔子之言非寬慶封正以治楚靈也董子亦覺楚靈之不可與故託之楚莊

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申曰公羊子發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

之文不通所謂習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述曰此并無關大義不足深辨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述曰陳現爲楚邑書火以著其實也但他邑之火不書于陳獨書之卽所以存之也義本明析劉之好辨豈不得已耶

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申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述曰或與公羊之說相違耳未必果與經義相違也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申曰意恢之賢無聞焉春秋不逆惡也且安知非兩下相殺而何注必意爲嗣子殺之乎劉斷從何注吾斷從穀梁

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　申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著爲中國諱義也

述曰許止不知嘗藥則爲之著不弒之實爾何待問乎亦何諱之有乎

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申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教讓穀梁以長亂有師

無師之別也

述曰經書自夢不書以夢傳故云不以叛也劉云穀梁以長亂不亦誣乎

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申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于內于晉各一見別嫌于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是貶絕也又出奔于例爲絕卒皆不書書莫宜于穀鄧邾婁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述曰是朱是東各傳所習不必相非也至二名之譏亦公羊一家之說未必經義本如此也

非國不言圍　申曰于例不通

述曰傳屢言伐國不言圍邑此當是非伐國不言圍以通其例也

昭公篇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申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卽位任孔子逐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猶賢于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卽位可也故子家羈義不可復反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述曰劉欲外昭公則亦季氏之徒也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申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述曰昭王不失國亦從後言之耳公羊亦云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此時楚君何在欲謂之不失國得乎

定公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申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僭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雜記孟獻子說鄭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之矣

述曰穀梁據當時之禮言之也即經亦但就當時之制書之魯之非禮則見之于言外而已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申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

不免牲則書不郊以爲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述曰傳云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今劉云不待卜不亦專之甚乎

郊享道也注飲食之道　申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

述曰禮云郊血言取牛血以祭此享道也若味則指一獻熟之禮言郊不獻熟故云非享味也何誤之有

以輒不受也　申曰曼姑受命靈公得拒蒯聵若責輒拒父則經書衛侯輒出奔矣此大惑也

述曰經書衛侯輒來奔在獲麟之後哀公之十有六年乃左氏之經穀梁公羊俱無是也劉乃據之以爲言豈自忘其爲公羊之徒耶且輒不于此時即出而必遲至數年亦可見輒

之不受矣

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申曰諱辭也非外辭

述曰公羊亦云內辭也若使他人然即外魯之意徒覺詞費轉不若穀梁之直截耳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申曰春秋說云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于其葬皆削之而以王上繫天起之其在藩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述曰范注雖未盡當而識緯之書概不攔入亦東漢盛行之後至晉而廢息也今劉尚引之以張何邵公之餘燄而國語不足信穀梁不足信豈知何注雖引春秋說亦必曰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使若云者即蒙前所云凡春秋實事必百計託之使虛是也

哀公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終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